

剑君白 著

世间万物皆是虫／七情六欲都为蛊
无所不在／无孔不入

虫祭

天涯千万点击热帖！钱禹绝命探险系列！

赣西太医墓，岭南横死地

龙蟒、鼠医、异食癖、掩面兽、不死梯、地下精神病院……

1

劍君白
著

虫 琴

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虫祭. 1 / 剑君白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594-0115-1

I. ①虫… II. ①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7356号

书 名 虫祭. 1
作 者 剑君白
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
责任编辑 姚 丽
策划编辑 王 晶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8×980毫米 1/16
字 数 270千字
印 张 18.25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115-1
定 价 3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法律顾问: 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 尹昌友

| 目 录 |

第一章	飞来横财	001
第二章	山川以为蛊	019
第三章	张如意	035
第四章	春钱与禹书	057
第五章	掩面兽	071
第六章	观音送子虫	089
第七章	裹尸树	109
第八章	太医墓	127
第九章	玄武险境	143
第十章	泰家村	159

第十一章	鹿踏虹桥	171
第十二章	横死地	175
第十三章	吞金少年	181
第十四章	潭底宝螺	199
第十五章	地下精神病院	215
第十六章	无虫之地	231
第十七章	三重蜃境	257
尾 章		275

第一章 飞来横财

在我印象中，哥哥是一个吃苦耐劳、沉默寡言的人，一直像只勤勤恳恳的老黄牛一样活着。但他偶尔会有一些奇怪的，让人无法理解的举措。

比如，丢了个一毛钱的硬币，他会花很大的力气去找回来。

这么说起来可能觉得没什么奇怪的，吝啬到了一定的程度而已。

可怪就怪在他找钱的方式。

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会给我五毛钱或者一块钱，让我也来帮忙，或者让我叫来一些小孩子，对他们许诺，谁找到那一毛钱的硬币就给谁一块钱。就算有小孩耍诈，用自己的一毛钱来骗我哥，他虽然心知肚明，可还是会高兴地按许好的承诺给钱。

为了找回一毛钱，而付出五倍、十倍，甚至更多，对他这种“愚蠢”的行为，我真的是不能理解。而每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总是会笑着摸我的

脑袋，说这是一种态度，对钱的态度。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十分深刻。

那还是我在读小学一年级的時候，我哥读六年级。因为那天我值日，放学后得留下扫地，我哥为了等我一起回家，就在教室门口等我。而等我打扫完教室出去的时候，发现我哥在逗一只猫玩，令人奇怪的是，那只猫居然在我哥面前不停地打转绕圈。我靠近一看，发现那只猫脚边有几枚铜钱，摆成了一个月牙状，两边接着一个用石头划出来的半圆，一个圈刚好把猫围住，那只猫就在圈里不停地走、不停地跳，可就是出不去。

我当时非常惊讶，问我哥怎么回事，这猫怎么像喝醉了酒？

我哥笑着说就是喝醉了酒，然后收起铜钱带我回家。我那时候年纪小，也没怀疑什么，就问他那几枚铜钱哪里来的，我哥轻描淡写地说捡来的。

而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几枚铜钱。

其实，这些事情，都尘封在记忆里许久了，如果不是那份……那份令人匪夷所思的遗嘱。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提取这些已经泛黄的记忆。

那份遗嘱是我哥留下的，上面注明他所有的财产都由我继承。

没多少现金，才十万两千元，不过令我惊讶的是，居然有一套上海汤臣一品的房子。但更惊讶的却是后面那一大串古钱币的名字，什么殷商鱼币五枚、齐国刀币十四枚、咸丰通宝一枚之类的，都有明确的数量和估价，每一枚古钱币的价格都非常高，显然都是精品，最后是这些古钱币的估价总量，居然达到了九位数！过亿元！

那一串数字让我的心跳不争气地加速，很久以后我才从晕乎乎的状态反应过来。

俗语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我也做过飞来横财的梦，可从来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么一天，而且，还来得这么彻底。

可我发誓，我后来没有动过我哥留下的一分钱，也没住过那套每平方米十多万元的房子，甚至连去都没去过。这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相信我，飞来横财，和飞来横祸在本质上没有多少差别。

两者都是命运的突然发力，一个不小心，就会让你万劫不复。

而当时的我，在稍微冷静下来之后，只是开始质疑我哥的死因，以及这些财产的来历。我在那以前一直觉得我哥怎么样都不会骗我，可那份遗嘱却明明白白地表明着，他的确有很多事瞒着我。

遗嘱是由慢递送过来的，A4纸打印的，奇怪的是，最下面有一张什么字都没有的白纸，除此之外，还有一张便条，便条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手机号码。

“贾婉贞。”

我念着这三个字，回想了一下，记忆中似乎不认识这么一个人。想了想，我掏出手机照着便条上的号码拨了过去。我哥虽然什么也没说，但给我留下这个号码，十有八九是要我联系这人。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那边传来一个悦耳的女声。

“喂，您好，请问您是？”

“我是钱禹，钱斌的弟弟。”这个时候我也懒得跟她客套了，直接报上家门。

那边停顿了片刻，终于说话了，语气却带着一丝轻松：“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

这句话让我感到不妙，我赶忙问：“什么意思？你知道什么？”

对方却不回答，说见了面再谈，而且坚持要到我家见面。我有些奇怪，但还是把地址告诉她了。

其实自从四年前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跟我哥就再也没联系过了。我心里早已经原谅他了，只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毕竟那件事并不是他的错。如今突然传来他的死讯，实在让我有点手足无措，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以后不是再也见不到他了？

想到这里我感到非常难过，又有些茫然。

贾婉贞来得比我想象中的还快，我刚冲完凉换上衣服门铃就响了。

她比我想象中漂亮，五官周正，身材高挑，再加上长了一张无敌的锥子

脸，跟女演员佟丽娅有些神似。

我把她领进家里，然后诚恳地看着她，开门见山：“我希望你能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我知道的也不多。”贾婉贞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道：“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贾婉贞，是一名律师，跟你哥是初中同学。两月前，他来找我，让我给他办一份遗嘱。我以为他是开玩笑，在他的坚持下就帮他办了。他走的时候说，如果到时候你打电话给我，就代表他已经死了。我后来一想觉得不对劲，给他打电话怎么都打不通，一直到现在都没联系到他，今天你突然打电话来……”

她停顿了一下，看得出有点沮丧，我忙问：“他没说去了哪里么？”

贾婉贞摇头：“没有。”

“那也就是说，他现在的状态只是失踪？不一定死了？”

贾婉贞摇头，一双眼突然直愣愣地盯着我，问道：“你相信我吗？”

“什么？”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我问你相信我吗？”她继续追问。

我没有丝毫犹豫地答道：“相信。”

贾婉贞一愣，看得出她非常惊讶。大概是没想到我会回答得这么肯定，但她马上就反应过来了，点头笑，“你是相信你哥吧？”

“是。”我点了点头，我哥除了那份遗嘱，就给我留了贾婉贞的联系方式，这说明她应该是个可靠的人。我哥虽然瞒着我很多事，但是我相信他是绝对不会害我的。

贾婉贞无奈地摇头，苦笑道：“你相信我，可我自己有点不相信自己啊。”

顿了顿，她闭上眼睛深吸了口气，说道：“就在前天，我突然心神不宁，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然后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你哥了，他浑身是血，被一大群虫子追着，突然就冲到了我的面前，交代遗言一样让我帮忙照顾你……”她睁开眼看向我，“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到不妙了，可我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直到今天，你突然打电话过来……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

了，你哥他可能真的……真的死了。”

她话说完，我已经愣在原地了。

我靠！这事听起来也太过匪夷所思了吧！

为什么我哥出事了，她有那么强烈的感应，而我这个亲弟弟却一点感应都没有？可是看她的样子却不似做假。

“说起来，这事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

“等等，你说你梦到一群虫子追着他？”我打断贾婉贞的讲话。

“是的。”贾婉贞点头，她蹙眉回忆着：“一大群虫子，铺天盖地地追着他。”

“梦到一群虫子，难道是……”我把它们联系起来，猛地想起了一种可能。

“什么？”

我回过神来，缓缓摇了摇头，“没什么。”

贾婉贞也没追问，从她的包里拿一个红色的木匣子，对我说：“这个匣子是你哥走之前留给我的，让我到时候给你。至于这遗嘱……有些难办，因为继承遗产需要遗嘱人的死亡证明。你哥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根本没法开死亡证明，目前唯一的办法，只能先报警了……这事我会给你处理好的。”

贾婉贞说了一大堆，但我却没认真听，我的注意力早就被她手里那个红木匣子给吸引了。

这匣子看来是有些年头了，只有成人的巴掌那么大，看形状有点像棺材，四面都雕刻着同一个我看不懂的图案，好像是一个人托着一杆天平，然后旁边还竖着一棵树一样的东西，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有种感觉，这个匣子里应该有对我有用的信息。

贾婉贞把匣子递给我，我接过来迫不及待地就把盖子打开，可映入眼帘的却都是古钱币，而且，有些钱币形状奇怪，有的像一条鱼，有的像一只虫子，有的像一座拱桥……

贾婉贞指着那些钱币告诉我：“这是鱼币，这是虫币，这是桥形币……这些应该都是你哥珍藏的古钱币，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东西？”

怎么处理？说实在的，我不太相信我哥已经死了。如果他是装死，那我把他留下来的这些古币进行拍卖，然后大肆炒作，我哥听到风声，说不定会出现。

想到此处，我对贾婉贞说道：“要不就卖了？”

贾婉贞一瞪眼，严肃地道：“不行！它们都是你哥辛辛苦苦收集起来的，也是他留给你最后的东西，怎么能说卖就卖了？”说到这里，她顿了顿，接着扬眉，道，“钱禹，你哥可把你托付给我了，这个你得听我的，你要缺钱我可以帮助你，不能卖你哥留给你的东西！”

我奇怪地看了她一眼，发现她一脸严肃，突然想到一种可能，半开玩笑半试探地道：“你跟我哥……你不会是我嫂子吧？”

谁知贾婉贞听到这句话，腾地一下站了起来，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我以为她是生气，但她接下来的反应让我大吃一惊。

她表现得非常恐慌，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不不不不，不是的不是的，你千万别乱说！我……我先走了！”说着话的时候，她就提起了包，非常惊慌地向门边后退了，好像遇到什么非常恐怖的事。

她这个举动把我弄得摸不着头脑，即使我哥是洪水猛兽，她也用不着这样吧？我只是随便说了一下啊，又没干嘛……

我一想这样可不行，我还有好多问题没问呢。

我赶紧追了上去，却发现她已经跑得不见了踪影，只好拿出手机给打她电话，没想到却是关机，弄得我莫名其妙。

女人在有些时候果然是不可理喻的！我颇为无奈，最后摆弄起那个匣子来了。在我把里面的古钱币全部都拿出来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套着一个小密封袋被嵌在三枚铜钱的方孔中，大概有三厘米长，一端非常尖锐，应该是某种食肉动物的犬牙。

我十分好奇，把它从铜钱方孔里抽出来，扯开密封袋观察。

这牙通体泛黄，表面有光泽，有点像玉石，不过闻上去带着一股怪怪的臭味。我觉得如果这颗牙不是个玉质品的话，大概是质量非常不错，趋于玉化了。

我瞅了半天，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不知道我哥留下这东西给我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于是我把它重新放入密封袋，随手放进匣子里。然后突然忆起一件事，于是赶紧起身，跑到书房从书架里找出一本旧得发黄的线装书。

我看了下目录，翻到第一百零六页，找到自己想看的東西。

传梦蛊，中此术者，会和施术者建立单方面的感应，一旦施术者发生意外，便会反映到中蛊者的梦中。

我看着这些注解一阵发呆，根据贾婉贞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跟中传梦蛊的患者倒是很类似。如果真的是传梦蛊，那就代表大哥真的出事了？可是大哥怎么会用这种蛊术？

我想了好一阵，也理不出个头绪，只能把书放回书架，然后走到窗子边，点上一根烟愣愣地看着窗外的景色出神。

手机铃声突然把我惊醒，我掏出手机看到上面的来电显示——霍大将军。

霍大将军的真名叫霍衣架，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死党，关系特别好。不知道今天给我打电话是做什么。想着，我按下了接听键。

“喂？小禹吗？你现在有没有在县里？”霍衣架的声音听起来很急切。

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问道：“在，怎么了？”

霍衣架很惊喜：“太好了，我还担心你又跑出去旅游了，那你赶紧回来，我这里有一个病人只有你能救。”

“只有我能救？什么情况？”

“是啊，只有你能救啊，只有你家传的那什么七星续命针能救！”

我闻言忙说：“七星续命针只是个传说，根本没人成功过啊！”

“是啊，我也不相信这扯淡的玩意，但现在不管怎么样，总得试试。”

“好吧！”霍衣架的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不好再矫情了，答应下来。挂了电话后，我匆匆忙忙收拾了一下出门，直接拦了辆出租车去北岭镇。

在车上的时候给霍衣架打了通电话，在他的叙述下才明白事情的始末。出事的人是霍衣架的同事，林业工作站的科员小武。今天镇上的林业工作站组织了一批人上山考察，小武在途中跟大家走失了，后来大家在细水寒潭发现他时，他的肾已经被挖走了。

“医院救不了吗？”我问道。

霍衣架骂了一声：“妈的，现在根本不敢送医院，还在细水寒潭那边呢，赵爷爷当时刚好也在，让我们别动他，说只有你家的七星续命针能保他一命。”

赵爷爷是我们村子的老中医，在我们这一带也算是名声远扬的名医了，居然指名道姓地表示只有七星续命针才能救人。

传闻中的七星续命针的确是非常逆天，可是这门针法近百年都没有人使用成功过。我从我爷爷那学会这门针法后也曾试验过，但从没成功过。

“七星续命针我已经用过好多次了，没用，你别抱多大的希望。”我给霍衣架打了预防针。

霍衣架不耐烦地道：“知道了知道了，我这不也是被逼无奈才找你的嘛！先这样，有什么事来了再说。”

挂了霍衣架的电话，我催促司机开快点，然后又给贾婉贞打了个电话，想问问我哥的事，结果对方还是关机，我只好作罢。

司机在我的催促下，一路飞驰，一个小时后，我到了北岭镇，霍衣架早就在那等我，见我到了，二话不说，拉着我上了摩托车，呼啸着往王蒙山开。一路颠簸，到了王蒙山山脚，车子已经上不去了，只能靠双脚走了。

细水寒潭就在王蒙山的北坡上，离山脚并不是很远，我们一路疾行，途中看到许多警察和穿制服的林业工作站的人。

我不禁诧异，问道：“怎么这么多人？”

“防野兽！镇政府现在已经出动了护林队、林业派出所的所有成员和派出所大部分民警将这周围封锁了。”

“野兽？那个小武是被野兽所伤？就挖走了一个肾？”我吃了一惊，开始

还以为小武遇到了挖肾党，当时还纳闷怎么挖肾党发展到深山来了。

“是，就挖走了一个肾，有一个来细水寒潭玩耍的小孩目睹了整个过程，他说他只看到了一道黑影扑向小武，然后一闪就消失了。如果他所讲的是事实的话，那么那只野兽可能是一击得手，直接用爪子剖开他的皮肤，将肾掏走。”霍衣架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我讶然地问：“只挖走一个肾？”

动物不同于人类，它们大多数行为都是为了生存和繁衍后代，袭击人类的原因很多，但袭击后只挖走一个肾，这种行为绝对是异常的。

“是的。”霍衣架一脸凝重地点头，“这种行为的目的性太强了，一个动物，挖走肾做什么？难道是为了进食？根据那小孩说的来判断，那道黑影的行动迅速且直接，显然是非常熟练，说明它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但是在我们这儿，最起码近十多年根本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怀疑，这头野兽是最近才出现在这里的，而且很可能是有人故意带过来的。”

“你是怀疑这头野兽是受人驱使的？”我顺着霍衣架的思路得出了这么一个猜想。

“是的。”霍衣架点了点头，他点上一根烟，继续说道：“就像我们能用虫用蛊一样，肯定也有人能操纵野兽。”

“那他驱使野兽挖走人的肾又是为了什么？”我疑惑地道。

霍衣架摇头：“这就不清楚了。”

旋即他把未抽完的烟摔在地上，用脚尖狠狠地踩灭，骂道：“不过，不管他是什么目的。他娘的！要被我抓住了，老子整不死他！”

说话间，我们已经到了目的地。细水寒潭潭边围了不少人，大部分是穿着制服的警察。其中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便装中年人看到我们，快步走了过来。

“韩叔叔，他就是钱禹。小禹，这是小武的父亲韩叔叔。”霍衣架介绍我们认识。

“韩叔叔好。”我打着招呼，伸出右手。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用力握了握我的手，抿着嘴看着我，什么都没

说。但他的目光里透出的光却仿佛在说：“小兄弟，拜托了！”

“我尽力。”我心里突然沉甸甸的，但我是真的没把握。硬着头皮走上前，打量着伤者，小武看起来是个刚毕业的小伙子，个子不高，身体也很单薄，跟他父亲截然相反。

他躺在一个浮在水面的竹筏子上，水潭旁边有一棵大树，上面系着一根绳子，拉了过来，用来固定竹筏。我注意到这竹筏所用的竹子，火红色的，刷了漆。这东西是火竹，冬天睡在用火竹编的竹席上，比睡在火炕上还舒服。

霍衣架凑过头对我耳语道：“这是赵爷爷吩咐的，他说小武先天极度缺水，现在被挖走一个肾，非常危险，一旦离开这潭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完蛋。”

我暗自点头。肾乃水火之脏，阴阳之宅，人的元阴、元阳都藏于肾中，只有阴阳相交的东西才能护住他一口气。这火竹筏是为阳，寒潭水是为阴，阴阳相济，再加上这细水寒潭是藏风蓄水的好地方，地气源源不绝，为小武提供了生机，一旦离开这里，地气一断，小武这口气恐怕就接不上了。

霍衣架继续道：“所以我们不敢送他到医院，他受伤的位置赵爷爷已经做过处理，只需你用七星续命针吊住他一口气，能够让他安全地送到医院再做手术就可以了。”

“银针都准备好了，消过毒的。”这时，一个白发苍苍、留着白色长须的花甲老人走上前，手里拿着一个深红色的针袋，里面有一排银针，毫针、芒针、三棱针等应有尽有。

“谢谢爷爷。”这老人就是赵爷爷，小时候给我治过几次病，因为留着长长的白胡子，我对他印象深刻。

“霍衣架，来帮我，把他扶好。”我从针袋里抽出一根芒针。

传说人体有七大穴位，号称七星灯，这七个穴位，如果站在其左侧观看，正好是一个斗口向下的北斗七星，分别对应贪狼、巨门这几颗北斗七星，这七大穴位是人体最神秘的几大穴位，平时封闭，隐藏着难以想象的潜能，在命危的时候，可以开启这七大穴位，激发这股隐藏在人体深处的潜能，从而吊住人的一口气，以此获得充足的时间等待进一步的救治。这跟民间常用的老参吊命

一样，我家传的那套针法就是用来打开那七个封闭的穴位的，所以，又叫七星续命针。

第一盏灵灯，是第一窍位膻中穴，位置在胸前，两乳正中。

刺穴首先得认穴，这是针灸的基本功，这可不简单。不同的人，有高、有矮、有瘦、有胖，穴位很难认，不熟练的人，只能使用手指同身寸定位法，根据患者本人手指为尺寸折量标准来量取穴位。像精于针灸的老中医就不用这么麻烦了，熟能生巧，像赵爷爷，他不管你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一扎一个准，有的高手甚至能闭着眼睛给人扎针，而且分毫不错，也就是所谓的盲针。

我是为了继承七星续命针才去学认穴的，这七个穴位对于我而言熟悉得不得了，已经到了能够下盲针的地步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将银针刺入膻中穴，针入一寸，急刺、右捻、缓提……我脑海中回想着七星续命针中点膻中灵灯的每一个步骤。按照爷爷告诉我的，如果灵灯被点着了，那么手中的针就会发烫。

半晌过去，七星针一遍使下来，却没有任何反应。

这结果虽然早在我的预料当中，可真正面对的时候我的心仍然忍不住一凉。

“还是不行吗？”霍衣架失望地道。

想着韩小武父亲刚才希冀的眼神，我不由心有不甘，一咬牙说道：“再来。”

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三遍。我迅速调整好状态，再次将银针扎进膻中穴……所有的步骤全部到位，可手中的针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看来七星续命针真的只是个传说。”赵爷爷叹息地道。

真的只是传说吗？如果只是传说，为什么小时候爷爷说什么也逼着我学？这门针法不可能是一门废针才对。

我心想不能放弃，握了下右手的拳头，接着来，第三遍，失败，再来。第四遍，失败，再来。第五遍、第六遍、第七遍……我整整试了七次，全部失败。

扎针是个体力活，这么多遍下来，我已经是汗如雨下了，握着银针的手都在抖，整只手臂都酸软无力。但实在是心有不甘。我咬着牙，抬起手准备再试一次。

一直站在我身旁的赵爷爷一把抓住我的手，摇头道：“别试了，没用的。”末了，他重重地叹息了一声，有种说不出的寂寥。

“我带他回家。”韩小武的父亲一脸苍白地走上前来。

我感到非常不甘心，为什么会没用？手法绝对没错，可是为什么就是一片反应都没有呢？症结到底在哪里？

霍衣架难受得紧，把拳头握得紧紧的，咬着牙道：“可恶！我一定要抓到行凶者！”

“行凶者，受人驱使……”我脑中忽然灵光一闪，对着正准备将韩小武抱起的韩父大叫道：“等等！”

所有人都看着我，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道：“也许还有别的办法。”

“什么办法？”韩父有些惊喜地望着我。

我没有回答他，而是询问赵爷爷：“赵爷爷，如果有阴阳交泰的东西取代火竹筏和细水寒潭的寒气护住小武，能不能保他一口气？”

赵爷爷眼睛一亮，可是旋即摇头道：“恐怕不行，他现在主要是靠着这里绵绵的地气相护，要不是细水寒潭得天独厚，他早就没命了。”

想了想，我说道：“您看可不可以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两个轮流用银针为他渡气？然后我们抬着火竹筏走，再找一种寒性重的东西相护，应该能保住他一刻钟左右。”

赵爷爷连连点头，说道：“只要你能找得出取代寒潭水的东西来应该就没问题。不过，要快，他的生机时时刻刻在流逝，太阳落山之前不能送到医院的话，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

“这个交给我。”我拍了拍胸口，如果能够成功地救回小武，那就太好了。

细水寒潭里的水冰冷刺骨，就算是在炎热的夏天，都没几个人敢下水，一